

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普拉卡什·洛嘉尼

教育、移民和再分配是长期解决全球失业问题的关键要素

如今，全球失业人口超过 2 亿。

在本期《金融与发展》中，安嘎纳·巴纳吉的《欧洲失业问题》与本人的《七载低迷》两篇文章中论述道，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是一个迫切的挑战。但是该挑战将超越短期范围。在未来十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预计将需要为那些目前失业和预期加入全球劳动大军的人们提供 6 亿个工作岗位。

对岗位不足以分配的担忧是长期存在的。例如，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就预测了廉价外国劳动力对

美国的威胁：

“机器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充斥着每个市场的日子并不遥远。数百万中国人和数百万印度人将提供廉价的机械劳动力。他们好比是我们唇边一杯满满的苦茶，如果我们不能智慧地应对，就只能将其一饮而尽。”

这篇出现在 1879 年的文章表明，虽然离岸外包和外包这两个术语可能比较新鲜，但其背后隐含的焦虑（即对贸易的恐惧）却一直存在。尽管在 19 世纪 70 年



有证据表明“工人只是被分配到需要新技能的岗位，而不是完全被取代。”需要的新技术为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补充新技术的技能，这些技能目前还不能轻易地编入机器人程序中。

在过去 20 年中，发达经济体并未平等地获得由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的岗位明显地被掏空，而这些丢失的岗位主要在制造业部门。这些趋势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的加剧被记录在本期埃克哈德·恩斯特所著的《萎缩中的中产阶级》一文中。恩斯特还分析了在未来几十年这些趋势将如何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中发生演变，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将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薪水，但可能仅针对拥有适当技能的人”。

要解决全民就业的难题，通常提倡三种解决方案：教育、移民和再分配。这三种方案都不简单，也不完美，并且后两种方案通常缺乏政治支持。

教育能够使技术成果受益于更广泛的人群。《就业与技术》一文提供了具体实例，说明了企业、贸易协会和政府为培养“参与数字经济的美丽新世界”所需的新技能而采取的行动。但教育和技能的获得无法一蹴而就，因贸易和技术而失业的人们暂时还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勉强过活。

原则上，移民可以充当全球岗位创造难题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高技能工人可以缓解美国的短缺局面。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护士可以帮忙照看日本的老齡化人口。根据本期杂志中卡格拉·奥兹登所著的《移民政策——任重道远》一文中所述，与经济层面上的理想状态相比，移民仍未被广泛采纳。但是，尽管移民为目的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奥兹登的文章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反对移民的呼声却十分强烈且日益高涨。

要帮助那些可能因移民而损失或者得不到太多好处以及因贸易和技术而失业的人们，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包括加大对受益人群的再分配。对于职业寿命即将结束的下岗工人而言，再分配可能是比获取新技能更实际的解决方案。然而，尽管人们对不平等加剧表示担忧，再分配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少政治支持。

总之，全球劳动力市场远未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虽然世界资本流动之路可能笔直平坦，但劳动力流动之路却障碍重重。■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的顾问、IMF就业和增长项目的负责人。

代以及之后的每个十年都面临廉价劳动力的威胁，美国的平均收入却稳步增长，目前达到了每年约5万美元，是普通中国人和印度人收入的好几倍。

除了对于廉价外国劳动力的恐惧，另外一种担忧也并不新鲜，那就是技术是“就业杀手”。今天的头条新闻宣称，在未来十年内，“1/3的工作将被软件或机器人取代”。在本期《金融与发展》中，詹姆斯·贝森所著的《就业与技术》一文正面地解决了这种担忧。他得出结论说，“即使对广泛的技术性失业存在担忧”，